

雙城記

何翼平

且說看電影

大學同學來香港，為一部兩地合拍片開鏡，香港編劇香港導演，主演張家輝。她只在香港停留兩晚，還有一天要工作，老同學遠道而來當然要見面聊天，但更想讓她這短短兩天中有所收益。她是內地一家電影公司的製片人，我們雖有說不盡的話題，但都沒有比她看一場電影更實際。

馬上上網查，正值奧斯卡剛評獎，所有提名得獎的片子一部接一部，提議她看的《戰雲密報》只剩下兩間電影院上映，她很開心說，就這部還沒看到。每年奧斯卡的得獎或提名電影，在內地影院未上映之前，專業人士和有辦法人士都能提早看到，而且是中文字幕版，不過不是大銀幕。

約好時間我們倆同時到達，我看另一部。我的戲還沒看完，她已有信息來「真好看，太棒了！」坐在餐廳裡，顧不上點菜，也顧不上說電影怎麼好看，她先大讚起戲院。這間在尖沙咀的戲院，120元一張票，應該是香港日場中最貴的。銀幕大，光色均衡，音響好，沒有手機閃爍，沒有人說話……這才是看電影！她讚不絕口地說，我聽了心裡暗暗高興，香港的

電影院有一定水準。我有在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看電影的經歷。寫明「數碼放映」，那也不該影像模糊，色彩暗淡，音響過大，最受不了的是，電影院內不開空調，又熱又悶，有一次實在忍受不住，出來投訴，一個五十多歲、身形肥胖的女負責人，滿臉不悅地回答：「開了，誰說沒開？還開到最大了呢！」

內地電影票房年年增長，紅火到讓全世界都眼紅，一部片動不動就收幾十億，讓從事這個行業的業界興奮不已。但電影就要是電影，和在家中看電視、看投影不同，必須有質素，才能吸引人們花上百元來買一張票走進戲院。

電影是昂貴藝術，一部電影從動意到拍成，到上映，少說周期兩年，長的五年、七年都有，多少人花費多少心血多少金錢才能成片，死人傷人的事都時有發生，如此高價的付出，得到的應有回報就是放映。應該讓電影院的負責人、工作人員參觀拍攝，明白拍攝過程的艱難，不能輸在最後展現的這一環，中國電影事業要發達，要與世界接軌，必須管理好戲院，把好觀影這一關。

問

同學，有沒有問題？」學生都沉默地看着教授，沒有人提出問題。教授一言不發地坐着，和學生大眼望小眼的，直到下課鐘聲響起，沒有說什麼話便離開教室了。第二堂課的時候，教授甫一坐在教師台上，學生便接二連三地舉手發問，好不熱鬧！

曾經和幾位在學校教書的老師聊起，幾乎一致都認為，香港的學生，不知道是害羞還是覺得問問題會顯出自己的無知，所以有問題問老師的情形少之又少。可是，如果對課文不明白，又不提問，那不等於白學那一門課了嗎？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說有位在外國讀研究所的學生在實驗室裡不會操作新購回來的儀器，又怕顯示自己的無知不敢發問，於是東看西看的才搞清楚怎樣使用，但花了不少時間，影響到下一位同學的使用，於是教授毫不客氣地對這位研究生說，只要大膽問一下，只顯示你幾分鐘的無知；不問，就是永遠的無知。所以，問吧！

古今談

范舉

改變世界的兩種最新科技

到了二十一世紀，有兩個新科技，將會改變大國的實力對比。一個是人工智能技術；另一個就是「黑金子」——石墨烯。中國的高速度躍起，與掌握這兩個前沿技術有密切的關係。美國說，這些技術都是中國人向美國偷竊來的。

中國人利用黑客技術，進入了美國國防部的網站，截取美國的科學秘密。這種說法，是十足十的阿Q精神。老實說，論在互聯網上偷竊的技術，美國是世界第1名，如此厲害，他完全可以通過互聯網的監視和截取，掌握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永遠保存霸主的地位。美國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

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中國投入研發的資金，2017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支出達到1.76萬億元（人民幣），比2012年增長70.9%，創新能力排名從2012年世界第20位升至2017年第17位。中國科技創新水準加速邁向國際第一方陣，進入三跑並存、領跑並跑日益增多的歷史性新階段。人工智慧、大資料、雲計算等引領數字經濟、平台經濟、共用經濟快速發展，有力帶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和新動能成長。

要知道，中國的科學家是世界上各國中最年輕的，生物工程、新材料技術、太空科技的科學家，平均歲數為30歲到36歲，而且後備人員充足。中國的科技研究成本很低，1元人民幣科學研究費用，超過了美國1元美金所取得的效益。美國人說，中國的成本和效益比例，為美國的十倍。不少中國的科學家，隱姓埋名，並不是為了自己的財富而奮鬥，而是為了民族的振興而奮鬥。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所產生出來的巨大效果。

納米及石墨烯行業的科研技術和產業，使得中國有機會能夠彎道超車。中國可以做出超音速的隱形飛機，超過了音速五倍的洲際導彈和反導彈武器。可以製造出最先進的電動汽車、高速火車系統。電動汽車是未來十年創造財富最多的產業。現在汽車電池充電8小時，可以走400公里。將來

新石墨烯電池可把數小時的充電時間壓縮至短短不到1分鐘，就可以走200公里。分析人士認為，未來1分鐘快充石墨烯電池實現產業化後，將帶來電池產業的變革，從而也促使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革新。

在未來的一個世紀，石墨烯被稱為「徹底改變21世紀」。有了這種技術，人類的衣服和配在身上的電子用品，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薄薄的天蠶衣，碰了電流之後，可以變得非常溫暖，人類不再需要穿上厚厚的羽絨服裝。到了夏天，薄薄的一件衣服，通過身上的電池，就可以製造出小型冷氣，面對着攝氏35度的天氣，也非常涼爽。高血壓高血糖的人，電子佩戴的醫療器械，好像手錶一樣，能夠為病人釋放出適當的藥劑量，照顧病人的健康。

微型石墨烯超級電容技術已經取得突破，中國並成功地將石墨烯透明電極應用於電阻觸摸屏上，製造出了7英寸石墨烯觸摸屏。中國利用自然環境溫度的差別，可以發電，這個裝置產生的能量來自周圍環境的熱量。他們可以提高電流，只需加熱溶液，也可用超聲波加快銅離子。只依靠周圍熱量，就可以使他們的石墨烯電池持續運行20天。隨着批量化生產以及大尺寸等難題的逐步突破，石墨烯的產業化應用步伐正在加快，基於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最先實現商業化應用的領域可能會是移動設備、航空航天、新能源電池領域。

這種技術利用到太空航行器和無人飛機，將可以改變許多武器的形態和功能。未來的十年，5G智能手機創造財富的十年。作為基礎材料的石墨烯前景也被看好。有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對手機觸摸屏的需求量大概在9.65億片。韓國三星公司的研究人員也已製造出由多層石墨烯等材料組成的透明可彎曲顯示屏，相信大規模商用指日可待。中國很有希望後來居上。石墨烯還應用在海洋防腐、金屬防腐、重防腐電鍍、智能手機、LED顯示屏的散熱性能材料，大大改變了有關元器件的體積和速度。

此山中

鄧達智

一路走好 Givenchy

從倫敦抵達巴黎當天，香港媒體傳來短訊詢問有關已退休23年時裝設計名師Hubert de Givenchy生平，原來大師91歲高齡辭世。生老病死任誰都避不了，重要沒白過。Givenchy不單止沒白過，且非常豐盛兼謙讓君子形象由始至終。

那時在倫敦念時裝設計，最後一年其中一項畢業功課必須前往巴黎參觀時裝周活動，亂打亂撞得見當年金童孿羅蘭新系列發佈，更無端得機會走進後台與當時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大師匆匆對話，事後更被當時正在拍攝現場實況的BBC攝製團隊訪問對大師印象及與我們交談內容……相信那是自己一生首次出現電視屏幕前的記錄。後來節目播放，老師、同學、朋友對無名小子奇遇嘖嘖稱奇。

論該次巴黎印象，深刻並非偶遇的電視鏡頭前浮光掠影，而是參觀Givenchy的高級訂製發佈會得睹名師拒絕嘩眾取寵的設計風格，兼遊覽大師工作室。指定行程沒包括大師現身，卻讓我們碰上他，更有幸與大師交談片刻。

Givenchy由始至終保持溫文爾雅，貴族背景貴公子形象，設計亦堅持簡約高貴卻不失低調創新，作品不被時間洗禮，常青可人。始自二人皆二十多歲，永恒的天使柯德莉夏萍仍未憑電影《金枝玉葉》登上影后寶座，卻獨具慧眼相中那時也未紅遍天下，卻相互欣賞、合作凡四十載，既是摯友亦為着裝策劃的Givenchy。

從夏萍往後多套電影的着裝，我們亦能捕捉大師的手筆特色；Sarbina、Funny Face、Love in the afternoon、Paris when it sizzles、Charade……尤其《珠光寶氣》，他創造了夏萍的外表，也為世人設立衣服模式；至重要、也看似抽象，衣服的氣質。

柯德莉夏萍於1993年離世，Givenchy大概感覺設計生涯已無須留戀，1995年做過最後一個系列，將品牌售予LVMH，自此半隱居，與不再屬於他的時代，甚至被新一代設計師弄弄下，他已無從辨認自己過去的品牌劃下休止符，直至2018年3月13日離世，才被世人將他的歷史抖出、重新再認！



■ Givenchy 與 一生一世繆斯兼摯友柯德莉夏萍。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雪櫻

台灣作家王鼎鈞先生曾說過：「我寫回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藉着自己寫出當年的能見度。」所以才有了回憶錄四部曲，是他用「等了一輩子的自由」，寫盡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不同於鼎公，《李敖自傳》卻是一部盡得文采風流的浮生雜憶，以不常見的瓜蔓式、跳躍式、花絮體，用五百多個小節將他一生的讀書心得、嬉笑怒罵、點滴記憶串聯起來，「隨時插播吹播自己」，呈現出一個立體而豐饒的李敖，我從中讀懂了他的大人格和「風流」底色，即「在暗室裡，我要自造光芒。」

上學時我就讀過李敖的書，當時就一個感覺，此人狂傲不凡，風流倜儻；如今再讀，是在積蓄三十載人生經驗之後再次闖入他的精神世界，恍然間獲得另一種視野，另一種認知。這種認知就是他駕馭苦難的達觀，這種認知是他「風流」氣場的領悟。「風流是八十當頭，能寫一本風流自傳」，風流是逍遙其內，灑脫其外，用在李敖身上，是「舊道德」與「聖人行」並肩而行。有兩件小事令我過目不忘。章孝慈病倒前，曾一再約李敖參加東吳音樂會，他拒絕了。「我不參加音樂會的真正理由是我不去中正紀念堂，但我不願傷他心，故不說理由。」沒想到一向剽悍的李敖如此細心，最叫人感動的是，章孝慈自幼失去母親，有一天他到李敖家，李敖事先讓母親去街上玩一會兒，「我不願他看到我有父母，以免使他看了難過。」他骨子裡的柔情與悲憫叫人為之動容。

另一件小事，在李敖的書房中，放着許景澄的照片，他說道，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最慘慘的遭遇，莫過於自己生命的犧牲。「這一犧牲，尚不是指屈原的沉江、梁濟的滅損、王國維的投湖，或是朱湘、老舍的赴水，因為這些死亡，好歹還算操之在我。」顯而易見，他回憶他人，也是反觀自己，「為什麼要擺這張照片，因為提醒自己，我一生比他運氣。」

魯迅先生說過：「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在李敖身上，就有這種氣概，只不過，他的大人格往往被蒙上了一層誤解。「我本像一顆鑽石，

是多面發光的人物，可是由於環境的打壓，我的光環被單了一，被小化了」，書中他憶過往、論世事、懷恩師、記瑣事、談女友，碎片化的成長史中，他獨獨不正面書寫個人困境，偶爾的涉及也是見於信箋、他人之口，側筆的寫法並非迴避最艱難窘境，而是一種特立獨行的生命態度，用不屈意志捍衛自己的尊嚴，哪怕被遭遇生死考驗也絲毫絕不退縮，他最大的本領是自得其樂，總結坐牢的五種好處，以及「文壇十派」，憂患中仍不失幽默。他巧妙借墨子為自己正名：「我太坦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太生不逢時了，所以雖『聖人行』不止，卻『惡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墓名，沒得到應有的程度與濃度，這種不相稱，不是從我開始的，早從古代的聖人墨子，就遭遇到了。」那麼，何謂聖人行呢？他也如是寫道，「自己窮困的時候，一頓頓餓飯幫助老師，此聖人行也；自己富有的時候，一把把鈔票支持難友，此聖人行也；自己坐牢的時候，一篇篇文章搶救奇冤異慘的死靈魂，此聖人行；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

縱觀李敖聖人行的軌跡，必然是一部血淚史、苦難史，泛着生命的光輝。且不说他口誅筆伐、雪中送炭，僅看他兩次坐牢的特殊經歷，就能夠從中窺見他的大人格。在本書中，我注意到，他先後兩次提及三十年前翻譯的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的一段話，這也是他當年在島上處境的真實寫照。「苦難當前，我們正置身廢墟之中，在廢墟中，我們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這當然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但已沒有更好的路通向未來了。我們要迂迴前進，要爬過層層障礙，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好，我們還是要活。」在廢墟上蓋建築，正是支撐他走過來的精神密碼……當外部世界無法改變，他們沒有放棄自我，委曲求全地站成一道光，給自己以光明，也同時溫暖了他人。

李敖的精神光譜，既有讀書時代「從困學中得來自修成績，遠超過師友切磋之道」的獨立精神，甘做學問的「單幹戶」，也源自軍中艱苦生涯凝固了他的悍氣與鬥志。可以說，軍中樂園的血與淚，一年半的軍官生涯，他偷寫出六十六萬字日記，包在塑料袋

害怕自己有高山反應

這一次由台灣朋友帶我到「奮起湖」及「阿里山」遊覽之旅，雖然從來沒有去過這些地方，心情也有點興奮，但在路途中，其中一位朋友跟我說：「你要不要先吃暈浪丸？」我立刻覺得自己會不會真的暈車暈浪？因為這位朋友說，一路上山的路程比較迂迴曲折，有些人可能會暈車浪。就因為他這句說話，自己開始有點擔心，從小到大，我都沒有暈車浪的情況出現過，反而現在開車代步的日子久了，如果乘坐計程車或大巴的時候，真的會有點暈車浪的反應，有些專家說，平常開車多了，視線會集中在前方，因為這樣，可能會出現暈車浪的反應。

在路途當中，除了擔心自己會暈車浪之外，另一個擔憂就是「高山症反應」，因為知道要上這麼高的山，總會有點害怕自己的身體能不能夠負荷。有一刻想查閱有關奮起湖及阿里山的高度是多少及怎樣才有高山反應，但我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心理上，如果看了這些資料，可能會更加有某程度上的擔憂。這次到阿里山，是在兩天內到達不同的高度，包括奮起湖，第二天到阿里山，再乘坐小火車到竹山，就是差不多最高山峰。當我們到達乘坐小火車的地方，因為要趕快去買車票的關係，我們也走到票務站，然後發現因高山的氧氣比較稀薄，真的十分喘氣，令我更加害怕自己會出現高山反應。回港後，我在網上尋找一些資料有關奮起湖及阿里山的高度，發現奮起湖的高度是海拔一千四百零三公尺，阿里山是海拔二千二百一十六公尺，而且看日出的地方「祝山」，海拔更高達二千四百五十一公尺。跟住我便找香港的山峰高度是怎麼樣，發現很多人會去看日出的鳳凰山，這座山的高度是海拔九百三十四公尺，而大帽山是海拔九百五十七公尺，就是說之前上的阿里山看日出的高度，大概是鳳凰山的三倍。一些專家說，高山反應通常會在海拔二千四百三十八公尺以上才會出現。如果當時我找了這些資料來看，一定嚇怕了。

不過大家下次要到高山旅遊，可以先參考這些資料，因為一般要到高山之前，應有一些準備，包括：保持良好的心態，消除對高山不必要的恐懼、避免精神過度緊張、讓身體要有充分的休息等等，但最好吃一點高糖及優質蛋白質食物，有利於克服低氧氣下的不良反應，當然要看看自己的身體能否可以吃下這些食物。所以只是我杞人憂天，一般情況下，在海拔比較高的山上，其實不太容易出現高山反應。

和着歲月讀李敖

放在胸前；「四席小屋」的生計苦，靠稿費救濟、改作文掙錢等，只剩下張吃一頓的飯票，他也送給了李善培。正是苦難中練就的這種精神定力，才會使他在兩次冤獄中面對刑罰拷問始終保持樂觀的態度，在給女友小蕾的信中，他曾這樣說：「在第五房近一年，是我一生中最低沉的日子。在這房中，我歷經了國民黨特務們的凌辱刑求，歷經了好朋友的陷害出賣，歷經了親弟弟的趁火打劫，歷經了小情人的黯然離去，歷經了終年不見陽光的孤單歲月……雖然在多少個子夜，多少個晦暝，多少個昏黑日午，我嗚淚為自己打氣，鼓舞自己不要崩潰。」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廢墟之中一次又一次地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有我『小建築』和『小希望』的殘跡，恰像那一層蓋在又一層上面的特洛伊城，你會發現，自己既是過去，又是現在，過去已經化為塵土，可是，就憑那些塵土，活到現在；不但活到現在，還從現在朝向未來。」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曾說過，「人生就是十幾個褶皺打開的過程。」搞辯論、開微博、做節目、寫文章、打官司、鑒定藝術品，這些都可視作李敖的「蓋建築」，為他原本多舛而起伏的生活鑲了一道金邊；文學則是他的精神譜系，「只有用文學筆法，才能把浩瀚的人間血淚凝聚起來、抽離出來、合併出來，寫出人間的地獄。」所以，李敖的風流本色也好，剽悍自大也好，都是構成大人格的保護色，抑或稱為「隱身衣」，用來保全自己，亦能成全他人。沒有淬火歷練的人很難理解，沒有人生積澱的人甚至無法平視，因為他的風流中延宕着反叛的精神，即俠骨風流，也風蘊着古典的餘韻，即人格之美。

「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沒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馬遷、文天祥那一類血淚養染成的真善美，而不是胡夢夢心目中的真善美。」

當然，自幼嗜讀和孜孜學問的精神，又為李敖的精神底子注入鈣質，因此，80歲生日前40天他完成這本書，意義不只是百歲前的80歲感言，更是「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生命啟示錄，供現代人用心體味和汲取營養，就像他所說：「我要把我的餘生主力，用在永恒的、世界的文學作品上。」

香港演藝學院開放日

演藝學院小蝶

香港演藝學院每年都舉行開放日吧？我卻從未出席過是項活動。我有時在想，我常常到演藝學院看劇，而且又有大量從此學院畢業的朋友，卻從未參觀過這所學院，未免有點美中不足。於是，今年我趁着三月初的開放日，到學院走了一圈。那天在學院大堂有粵曲表演。鑼鼓一起，整個學院都聽到一班「未來老倌」的歌聲。我很欣賞「演藝」在近年開設戲曲學院，為這門國粹培育人才，令中國戲曲繼續傳承下去。在校園內表演的是粵曲，在校外街上的則是「打Band」。當我們站在往學院的天橋上，已經聽到樂隊在天橋底演奏。一中一西，一內一外，相映成趣，好像在提醒我們香港這個同時受中西文化影響的城市的獨特性。

平時看劇，我從鋪着紫色和綠色地氈的地下大堂乘扶手電梯登上二樓後，總是匆匆地走進劇院，趕着觀劇。莫說我不知道學院其他地方是何模樣，就是二樓的兩端我也甚少走到。開放日那天，二樓可熱鬧了。各個學院都分別架

起自己的攤位，並印製了很多宣傳刊物向參觀人士介紹自己的學院。

在大堂玻璃窗的那邊則更吸引，因為它展覽着學生們的作品，包括一些曾經在演出時穿過的古典服裝和手繪設計圖，以及多個佈景模型。那些模型都製作精巧，教人不禁駐足觀賞。雖然我沒有看過那些製作，但不難憑這些模型聯想到製作上演時佈景的模樣。我不知道是否每個學生都能把自己的作品模型保存下來。若學生或校舍的空間許可的話，是很應該將它們留下，又或起碼將有水準的模型留下，因為我相信每個學生或設計師都曾經為自己的設計而付出不少心血，舞台上的真實佈景在戲落幕之後已經沒辦法保留，試試保存佈景的迷你版吧，好嗎？

我在「演藝」看了多年劇，卻從不知道其道具工作室如何，原來就在二樓大堂旁進入。當我走進道具工作室時，經過一條不太長的走廊。走廊兩邊的牆壁掛着很多畫作，我猜它們可能曾是「演藝」一些製作的佈景掛畫。走進

工作室內，讓我大開眼界，我在那兒看到不同的道具製成品。有的是非常仿真的家居佈置，有的是動物模型，有的是不合比例地大的道具，也有的是讓演員套在頭上的卡通頭套。形形色色，色彩繽紛，看得我眼花繚亂，很是開心。對我來說，它們並不只是一件件道具，也是一個個藝術品，看得出都花了製作人不少心血。我一直沒有對道具系有多大的認識，到了那天，我才從宣傳物料中理解到原來是有兩類學生：一是道具設計，另一則是道具製作。有人喜歡天馬行空地想像，也有人喜歡實實在在地將物件拿在手創作出來。

可惜那天我沒有約會，不能多加逗留。沒要緊，總會有明年吧？明年多預時間，在校舍內再認真些看清楚。

■演藝學院的佈景模型和道具製成品。 作者提供

